

西班牙，我來了 ■ 鄭素卿

特刊

走出E316室，聽完第二次的出國說明會後我才驚覺——真的要出國了！

要出國了，我的行李箱還在封塵已久的倉庫裡；要出國了，我的心還在有故事的地方——淡水。西班牙是個怎樣的地方？聽說那裡很冷；西班牙有些什麼習俗？聽說那裡的人崇尚鬥牛。是怎樣一個因緣際會，讓我走向這樣一個「類原住民生活」的天地？（事實上在某些方面西班牙比台灣先進多了）又是怎樣一個機緣，我即將遠行，到橫亙台灣數萬里之遙的西班牙。

我記得，我永遠記得，2000年的夏天，有位清湯掛麵的高中生，在玫瑰唱片行與拉丁歌王安立奎，有了千年裡第一次的邂逅，也因著這一次美麗的音樂嚮往，她來到了淡江，來到了她從前三年不曾想像過的西語系。

猶記得大一常與室友在深夜的自強館苦讀西語文法，早已把英文文法深扎於心的我，實在無法理解這些聽起來像原住民講話咕嚕咕嚕的西班牙文。「我要轉系！」這樣的念頭每每在我腦海中轉了又轉，特別在文法小考不佳、會話老師找碴的時候，無奈，身為「特殊生」（申請入學生）的不自由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們飛向自己喜歡的領域裡翱翔自在，而自己只能在一堆咕嚕咕嚕的世界裡枯死。

「我剛進來的時候還曾經休學呢！」有一次師生聚餐時，我實在忍不住向導師抱怨看不見前程的茫然，曾茂川老師突然語重心長地告訴我，他是淡江西語兩次回鍋的學生，「我也曾因為看不見未來而休學重考，」豈料造化弄人，第二年聯考又來到了同樣的地方，「既來之則安之，不如用心把西語學好吧。」秉持著這樣的想法，曾老師花了大學四年全心浸淫西語的世界裡，「當時學校有很多的西班牙日報，我的大學生活就是在這些報紙中度過的，」曾老師說：「沒想到後半輩子都靠西班牙文過日子了！」

西班牙文，它的動詞有令大腦打結般地多種複雜變化；西班牙文，聽說它讓很多人把大學當建築系來唸，管它有多少令人煩悶不已的糾糾結結，從吃完那頓師生聚餐開始，我已經決定要征服這個人人聞之色變的鬼魅般語言了！

決心學好西語已打亂了我原先的生涯計劃（我本有心往諮商輔導邁進）；決定到西班牙當交換生更是我人生中一大轉捩點。系上教授Lidia曾說，到西班牙讀書是她人生中最美麗的時光。國內有西語系的學校也不少，但，鼓勵學生到國外擴展視野，學習不一樣生活的卻只有以國際化為辦學目標的淡江。大一時常聽Lidia說在國外留學時的種種見聞與趣事，「交換生」的夢想就這樣悄悄在我心底生根茁壯，有一回採訪來自日本城西大學的交換生今村大介，家境清寒的他選擇瘋狂打工存錢的方式到台灣留學，雖然在台灣餐餐只能吃自己煮的白麵加肉醬，他總是笑笑地說：「沒關係，來台灣是我這輩子最不後悔的事。」想想自己可以利用一年的時光體驗青春；用一年的歲月在人生扉頁裡留下不凡的篇章，青春若能無怨無悔，我就不需回首前塵，於是，我駝著千斤的夢往目標邁進。

真的要出國了，從對西語絕對地討厭到接受它，進而要到一個屬於咕嚕咕嚕的世界裡留學，如果我能在生命詩篇裡撰下不凡的記憶，必要感謝淡江給我機會往夢想的國度裡逐夢踏實。

